

#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補 第三回 桃花鉞詔頒玄奘 鑿天斧驚動心猿

行者聽得宮中奏樂，即時飛進虎門，過了重樓疊院，走到一個雕青軒子：團團簇擁公卿，當中坐著天子。歌不多時，只見新天子忽然失色，對眾官道：「朕昨日看《皇唐寶訓》，有一段云：『唐僧陳玄奘，妄以緇子惑我先王。門生弟子，盡是水簾石澗之流；錫杖檀盂，變為木柄金箍之具。四百年後，率其徒眾，犯我疆土。此大敵也。』又有一段云：『五百年前，有孫悟空者，曾反天宮，欲提玉帝而坐之階下，天命未絕，佛祖鎮之。』天且如此，而況於人乎！然而唐僧納為第一徒弟者，何也？欲以西方之游，肇東南之伯；倚猿馬之威，壯鯨鯢之勢。朕看此書，有些害怕！今遣總戎大將趙成：望西方而去，斬了唐僧首級回來；當時又赦他徒眾，令其四散，自然無事。」

尚書僕射李曠出班奏道：「禿臣陳玄奘，不可殺他，倒可用他；可用他殺他，不可用他人殺他。」既對，新天子叫將士在囊帥庫中取出飛蛟劍、吳王刀、碣石鉤、雷花戟、五雲寶雕戈、烏馬冑、銀魚甲、飛虎玉帳幡、堯舜大旗、桃花鉞、九月斧、玻璃月鏡盔、飛魚紅金袍、斬魔晶線履、七星扇，同著一幅黃縑詔書封上，飛送西天殺青掛印大將軍御弟陳玄奘，詔曰：

大將軍碧節之情，朱絲之直；昨青路諸侯，走馬宗國，競奏將軍威武，使西方天下，人魚結舌而海蜃無氣。草階華歷之代，闕見其人。朕之素慕，聽詞美良。轉目西山，悲哉而嘆矣。今夫西賊星亟，關檄日來。蓋天厭別離，而飛錫之歸期也。將軍何不躍素池而彈慧劍，褫墨緇而傾智囊？綠林如練，玄日無烽，然後朕以一尺素束將軍之馬首。此日雕戈銀甲，他時蟲帳蚊圖。若乃崑崙銅柱，難刊墮淚碑文；天壁金繩，誰賦歸來辭句？惟大將軍一思之，二思之！且夫朕之厭珊瑚弓、碧玉矢者，久矣。

叫宮中取出瓏琥節，同付使者。使者得了聖旨，拿著瓏琥節，捧著欽賜印詔，飛馬出城。

行者大驚，又恐生出事來，連累師父，不敢做聲；登時趕上，飛一個「梅花落」，出了城門。現原身，望望使者，使者早已不見。行者越發苦恨，須臾悶倒。

卻說行者不曾辨得新唐真假，平空裡又見師父要做將軍，又驚又駭，又愁又悶；急跳身起來，去看師父下落。忽然聽得天上有人說話，慌忙仰面看，看見四五百人持斧操斤，掄刀振臂，都在那裡鑿天。行者心中暗想：「他又不是值日功曹，面貌又不是惡曜凶星，明明是下界平人，如何卻在這裡幹這樣勾當？若是妖精變化惑人，看他面上又無惡氣。思想起來，又不知是天生癢疥，要人搔背呢？不知是天生多骨，請個外科先生在此刮洗哩？不知是嫌天舊了，鑿去舊天，要換新天；還是天生帷障，鑿去假天，要見真天？不知是天河壅漲，在此下瀉呢？不知是重修靈霄殿，今日是黃道吉日，在此動工哩？不知還是天喜風流，教人千雕萬刻，鑿成錦繡畫圖？不知是玉帝思凡，鑿開一條御路，要常常下來？不知天血是紅的，是白的？不知天皮是一層的，兩層的？不知鑿開天胸，見天有心，天無心呢？不知天心是偏的，是正的呢？不知是嫩天，是老天呢？不知是雄天，是雌天呢？不知是要鑿成倒掛天山，賽過地山哩？不知是鑿開天口，吞盡閻浮世界哩？就是這等，也不是下界平人有此力量；待我上前問問，便知明白。」行者當時高叫鑿天的長官：「你是那一國王部下？為何幹此奇勾當？」

那些人都放了刀斧，空中施禮道：「東南長老在上！我們一千人，叫做『踏空兒』，住在金鯉村中。二百年前有個游方道士，傳下『踏空』法兒，村中男女俱會書符說咒，駕斗翔雲，因此就改金鯉村叫做踏空村，養的男女都叫『踏空兒』，弄得無一處不踏空了。」

「誰想此地有個青青世界天王，別號『小月王』。近日接得一個和尚，卻是地府豪賓、天宮反寇、齊天大聖、水簾洞主孫悟空行者第二個師父，大唐正統皇帝敕賜百寶袈裟、五花錫杖、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。這個法師俗姓陳，果然清淨謹謹，不茹葷飲酒，不詐眼偷花，西天頗也去得。只是孫行者肆行無忌，殺人如草，西方一帶，殺做飛紅血路。百姓言之，無不切齒痛恨。今有大慈國王苦憫眾生，竟把西天大路鑄成通天青銅壁，盡行夾斷；又道孫行者會變長變短，通天青銅壁邊又布六萬里長一張『相思網』。如今東天、西天截然兩處，舟車水陸，無一可通。唐僧大慟。行者腳震，逃走去了。八戒是唐僧第二個徒弟，沙僧是第三個徒弟，只是一味哭了。唐僧坐下的白馬，草也不吃一口了。當時唐僧忙亂場中，立出一個主意，便叫二徒弟不要慌，三徒弟不要慌；他逕鞭動白馬，奔入青青世界。」

「小月王一見，見他想是前世姻緣，便像一個身子兒相好，把青青世界堅執送與那和尚，那和尚又堅執不肯受，一心要上西天。小月王貼上去，那和尚推開來。貼貼推推，過了數日，小月王無可奈何，便請國中大賢同來商議。有一大賢心生一計：只要四方搜尋鑿天之人，鑿開天時，請陳先生一躍而上，徑往玉皇殿上討了關文，直頭到西天。此大妙之事也。」

「小月王半愁半喜，當時點起人馬，遍尋鑿天之人，正撞著我一千人在空中捉雁。那些人馬簇擁而來，有一個金甲將軍，亂點亂觸道：『正是鑿天之人了，正是鑿天之人了！』一班小卒把我圍住，個個拿來，被枷帶鎖，送上小月王。小月王大喜，叫手下人開了枷，去了鎖，登時取出花紅酒，賞了我們；強逼我們鑿天。人言道：『會家不忙，忙家不會。』我們別樣事倒做過，鑿天的斧頭卻不曾用慣。今日承小月王這等相待，只得磨快刀斧，強學鑿天。仰面多時，頸痛，踏空多時，腳酸。午時光景，我們大家用力一鑿，鑿得天縫開，那裡曉得又鑿差了。當當鑿開靈霄殿底，把一個靈霄殿光油油兒滾下米。天裡亂嚷掄天賊，大驚小怪，半日纔定。卻是我們星辰吉利，自家做事又有那別人當罪。當時天裡嚷住，我們也有些恐怕。側耳而聽，只聽得一個叫做太上老君，對玉帝說：『你不要氣，你不要急。此事決非別人幹得，斷然是孫行者、弼馬溫、狗奴才小兒！如今遣動天兵，又恐生出事來，不若求佛祖再壓他在五行山下，還要替佛祖講過，以後決不可再放他出世。』」

「我們聽得，曉得脫了罪名。想將起來，總之，別人當的罪過，又到這裡放膽而鑿，料得天裡頭也無第二個靈霄殿滾下來了。只是可憐孫行者，下界西方路上又恨他，上界又怨他，佛祖處又有人送風；觀音見佛祖怪他，他決不敢暖眼。看他走到哪裡去？」

旁邊一人道：「啐！孫猢猻有甚可憐？若無猢猻這狗奴才，我們為何在這裡勞苦！」那些執斧操斤之人都嚷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們罵他！」只聽得空中大沸，盡叫：「弼馬溫！偷酒賊！偷藥賊！偷人參果的強盜！無賴猢猻妖精！」一人一句，罵得孫行者金睛曖昧，銅骨酥麻。

（此書奇處在一頭結案，一頭埋伏。如此回本結第二回一案，卻提出小月王青青世界，又是伏案。）